

<<女心理师（上）>>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女心理师（上）>>

13位ISBN编号：9787229013387

10位ISBN编号：7229013380

出版时间：2010-1

出版时间：重庆出版社

作者：毕淑敏

页数：244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 <<女心理师（上）>>

### 前言

这是一本有趣的好玩的有一定意义的小说。  
写的是一个青年女子学习担当心理师的故事。  
你会在其中看到很多人和事，第一印象是悬念和奇特，深入其内，才会发现所有奇异的事情，都有内在的逻辑和意料之外的解释，人性就是如此的丰富斑斓。  
也许你会哭，我不敢保证。  
但你一定会笑上几次。  
微笑，哪怕在地狱里，也是盛开的莲花。  
作家在生活之水中游走。  
我当过20年的内科医生，这就是我的生活和命运。  
我不是为了写小说而特地去体验这个角色，而是实实在在地救死扶伤。  
当我写作的时候，我也无法完全摆脱当医生的感觉。  
我会关注人的生命，艰难民生感同身受。  
我不可能把注意力都集中在一己的微细觉察中，永远觉得自己和众人紧紧相连。  
“女心理师”中没有任何一个故事来自现实中的真实病例，所有经我诊疗的心理咨客都尽可放心，我绝没有把你们之间任何一个人的述说，原原本本地搬进小说。  
严格地遵循心理医生的准则，不仅来自我庄严的责任感，也来自我的基本才华。  
小说是虚构的艺术，我已明了人性的复杂，不必照抄现实生活，就可以完成故事的构建和开掘。  
小说毕竟是小说，不是教材。  
我以前听说自己的小说被大学心理系教授当做必读书，推荐给学生，沾沾自喜过。  
我后来醒悟到这是贪图虚荣。  
小说自有文学的规律，不必拘泥真实科学的窠臼。  
否则就成了四不像，对不起学生，也对不起读者。

## &lt;&lt;女心理师（上）&gt;&gt;

## 内容概要

女心理师贺顿早上起来的时候有些发烧，丈夫柏万福关切地劝她请假。贺顿是那种把工作看得比生命还重要的人，为了那些预约的来访者，她加倍服用了退烧药，一步步地挪到了诊所。

距离第一位预约的来访者到来，还有一段时间。贺顿看着心理治疗室中淡蓝色布面的弗洛伊德塌，觉得它仿佛是一个吞噬秘密的怪物。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秘密，每个人心中都隐藏着不为人知、也不想为人知的秘密。只是这些秘密在心灵角落埋藏得太久了，会散发出霉臭的毒气，让你不知不觉地晕眩。于是你需要倾诉，而心理师就是你最安全的聆听者。

第一位来访者是贺顿曾经治疗的“大芳”的丈夫“老松”。在大芳的叙述中，老松是一个无法原谅的“恶人”。在和大芳婚后的许多年中，他不只和一个女人发生过性关系。这其中有茶馆的女服务生，有他手下的办公室主任，有家里的保姆，还有他妻子偶遇的女博士。老松的到来不仅让贺顿生出了很多疑问，大芳自杀的照片更让她感到震惊。究竟是什么力量，让一个女人在接受心理治疗之后选择自杀？贺顿无法作出解答。

这个无解的难题就像恶梦一样缠绕着她，夜不能寐，寝食难安。她感觉自己就像是燃尽的香灰，直直地竖在那里，没有能量，没有热度，随时都可能被吹过的风摧毁。

老松并没有逼迫她做什么，而是从自己的角度开始了对往事的另一番叙述。老松和大芳共同经历的故事，在他们口中有了天壤之别。是大芳在撒谎，是老松在欺骗，抑或是记忆根本就没有确定的真实？贺顿被这种真真假假的闪烁其词弄混了。

还没来得及休息，第二位来访者就已经坐了进来。无法逃脱，哪怕沧海横流。这位来访者一身黑衣，好像凭空降下的一团乌云。她就像是一条毫无生气的黏滑海带，让整个房间充满了墨绿色的阴冷。贺顿只问一句“发生了什么事”，她便号啕大哭，直到天昏地暗。情绪终于平静，她问贺顿要一个答案。

她和丈夫乌海青梅竹马，一路走来也算风平浪静恩爱有加。所有的变故都是因为一场大雨。那是对于她们那个城市来说，罕见的一场大雨。她在厨房做饭的时候，丈夫打电话来说，自己正在乡镇考察工作，雨大路滑，等天晴再回家。半夜响起的电话铃声不仅惊扰了她的美梦，也毁掉了她的美丽人生——汽车翻下悬崖，丈夫当场毙命。

究竟是什么力量让丈夫决定冒雨返城？她不得不问自己。顺着自己发现的线索，她找到了一个叫“红袜子”的女人，同时发现了丈夫对自己的背叛。她说，她要大闹追悼会……第三个来咨询的人是个雪一样纯洁的小男孩，他叫周团团。他穿着雪白的运动裤，雪白的羊绒衫，脸蛋也是奶酪一样的瓷白色，晶莹剔透，吹弹可破。他鬼灵精怪的眼睛在进入心理治疗室之后就开始了不停地观察，他发现了贺顿的单面镜，也发现了隐藏的录音录像设备。

他的纯洁让贺顿不忍欺骗，他的多疑又让贺顿不知所措。原来，团团的父母各自有了第三者，他最大的希望就是父母能重新在一起。为了阻拦父亲和女秘书的婚事，他狠狠地说：“我要让这个女人死掉，而且我已经开始对他下毒了。”究竟是什么情愫让天使一样的男孩儿有了这样的愤恨，毒药又是从何而来呢？

## &lt;&lt;女心理师（上）&gt;&gt;

贺顿紧蹙双眉，新的迷惑接踵而至。

一个浑身散发着淑女味道的来访者，端坐在沙发上。

双腿紧紧地抿着，优雅地侧向一方，性感而不张扬。

她说，“我失恋了。

” 一个看似无奇的爱情故事。

她和自己同居密友的美好感情，因为第三者的出现而步入危机。

第三者是她朋友公司新来的老总，出于对中国文化的喜好，他想通过联姻以钻进中国文化的内核。

老总开始了对她朋友的疯狂追逐，曾以为会地久天长的爱情在老总炙热的追求中变成了曾经沧海。直到朋友跟她说出“我们分手吧”五个字，她才明白，巫山以外，还有很多云彩。

她还是不甘心，还是想挽回，还是无法忘却曾经的肌肤相亲软语温存。

她说，“我要去跟那人决斗。

”贺顿不懂，一个如此柔弱的女子，怎么会有这样火爆？

直到女子自己口中吐出，“我是T，她是P”，贺顿才恍然大悟。

接下来的这个访客很神秘。

他要求清场，连工作人员都不能见；他不肯透露自己的姓名，只说自己叫张三。

访客是个高大的男子，身穿铁灰色西裤和简单的黑色休闲夹克，简单而又随意。

只是，一双意大利的原装进口皮鞋出卖了他，这个人不是普通人。

他说自己的问题在于，每次在人多的场合讲话，都会面红耳赤、不知所措，本来准备好的讲话总会不翼而飞。

而且他的手脚会不停的出汗，先是热汗后是冷汗，最后则是一种黏稠的像血一样的液体，他无法控制自己…… 终于，预约的访客都会晤完了。

心理室归于平时的寂静。

这种寂静不同于深山老林的寂静。

旷野的寂静能给人安抚，而心理室的寂静则给你压迫。

空气中充满了被呼吸吹拂起的透明涟漪，没有波澜，却有戒备和不安。

嘈杂的吵闹声把贺顿从思考中拉回了现实，一对夫妇对心理咨询的价格产生了很大的异议。

凭借他们说话的音调，贺顿知道了这两位是学识不高的城市平民。

当二人用大白菜作为衡量心理咨询收费的标准时，贺顿忍不住笑了。

在良心的驱使下，在夫妇能接受的范围内，贺顿给他们做了几乎可以算作免费的心理咨询。

二人在争吵中开始了对于故事的叙述，问题出在一锅红烧鸡翅上面。

女人和男人都是普通的下岗职工，平时舍不得吃这样的东西。

有一天，为了给儿子补身体，妻子决定给儿子做鸡翅膀。

丈夫不顾现实的窘迫，决定让自己的父母、兄弟姐妹还有姑婆都尝个新鲜。

丈夫的慷慨，在妻子眼中成了对于自己小家的不负责任，她决定离婚。

在贺顿的帮助下，女人明白了男人的想法，男人也了解了女人的苦衷，二人终归于好。

贺顿以为自己可以将此作为一天的结束。

她回到自己的小屋，丈夫不在。

她伸直了懒腰，把自己扔到床上，深深地呼吸。

一阵电话铃声让她有些烦躁，值班职员文果有些紧张地说，“有意外的访客。

” 贺顿看到有七八个人或坐或站，让候诊室显得有些热闹。

一个神情从容淡定的老者安静地说，“我快要死了，我需要你的帮助。

” 贺顿步步深入，却愈加困惑起来。

让老者放不下的不是身患重病的丈夫，不是衣食无忧的儿女，不是自己离去后亲人的哭泣，更不是钱财之类的身外之物。

这样聪慧地如鬼似魅的老者，几乎都能给所有人做心理咨询，让她放不下的却是一百零一个洋娃娃。

这不是耸人听闻的答案，却依然让贺顿有了错愕的表情。

老人说，“我要和这些洋娃娃一起火化。

## <<女心理师（上）>>

”贺顿如堕五里雾中，为什么要火化？

为什么是一百零一个娃娃？

洋娃娃，似乎总是牵扯到童年，那些美好的在父母羽翼下温暖生活的时光。

贺顿没有这样温暖的回忆，她的童年没有娃娃，那个时候她也不叫贺顿。

柴绛香这个名字，她一直使用到进城之后。

她一直在寻找一个忘记自己的机会，她需要一个重新的开始，更需要一个崭新的自己。

人的思维是可以自我保护的，我们的记忆会主动消去那些太过深刻的伤害。

她所需要忘记的，就是这样一种记不得的伤痛：她不知道为什么身体的下半截总是冰冷。

她进城的时候，毫无目的。

她就那么轻便地收拾了自己的包裹，孤苦伶仃地走进了这个不知道会发生什么的城市。

她遇到的第一个女孩子得到了她的帮助，随后，这个女孩子给了她更大的帮助——让她在这个举目无亲的城市有了栖身之所。

她在一个照顾将要死去的老人的养老院得到了自己的第一份工作。

有一天，一个姓黄的阿姨带她回家，照顾将要离去的母亲。

就是这个干枯的老太太，用书籍和知识冲洗了绛香的过去。

对于书籍的热爱和对于知识的渴求，让她在精神层面颠覆了自己。

老人去世之前，绛香得到了“贺顿”这个名字。

不再叫“绛香”的贺顿，不甘于只换自己的名字。

她决定过一种全新的生活，不管这样的追求会有多么冒险。

在确定自己做什么之前，她参加过售楼小姐的考试，推销过劣质的化妆品。

直到有一天，她发现了一个叫“梦非梦心理所”的地方。

梦，她是知道的，“非梦”她却不知道。

好奇心促使她走了进去。

淡粉色沙发和窗帘营造出的温馨典雅让她感觉舒服和放松，心理所不菲的价格却让她望而却步。

求人不如求己，在得知心理师有可能解答自己的疑难之后，她决定自己奋起自救。

<<女心理师（上）>>

作者简介

毕淑敏，女，国家一级作家。

1952年出生于新疆，中学就读于北京外国语学院附属学校。

1969年入伍，在喜马拉雅山、冈底斯山、喀喇昆仑山交汇的西藏阿里高原部队当兵11年。

1980年转业回北京。

从事医学工作20年后，开始专业写作，共发表作品300多万字，著有长篇小说《红处方》、《血玲珑》、《拯救乳房》、《女心理师》。

曾获庄重文文学奖、《小说月报》第四、五、六、七、十届百花奖、当代文学奖、陈伯吹文学大奖、北京文学奖、昆仑文学奖、解放军文艺奖、青年文学奖、台湾第16届中国时报文学奖、台湾第17届联合报文学奖等各种文学奖30余次。

## &lt;&lt;女心理师（上）&gt;&gt;

## 书籍目录

最悲惨的故事在心理室的地板下三个人当中，至少有一个说了假话第一个来访者，打算大闹追悼会第二个来访者，已经开始下毒第三个来访者，我是T，她是P第四个来访者，要求清场第五个来访者，我家的婚床上躺了十个人第六个来访者，101个洋娃娃和我一道火化该说出真相的时候沉默，是一种卑鄙人都害怕被遗忘，但前提是我们要被人记住短信乌鸦般降落在显示屏上你不能喝水，喝水会冲淡紧张往事被言语的荆棘勾连而起，灵魂被刺得出血厌倦是抵抗焦虑的第一道封锁线世界上有一种爱叫退出前面是一堵墙。

当你以为头破血流之时，却穿墙而过诅咒是对地位的变相尊崇钱要是生气了，以后就再也不肯来了不要輕易说一辈子，那是很长很长的时间这桩婚姻，浴劫残喘罹祸不愈和要死的人打交道特别省心，他们基本上都说真话你没有办法向一个没有牙的人推销牙签开办一家心理所，比打家劫舍还费心思孩子是神的馈赠，而神的东西都是未完成的装神弄鬼依旧生命这条鱼，只剩下鱼鳞和黏液从钻石到花岗岩的王老五我有梅毒和艾滋病，你敢和我握手吗我要最年轻的葡萄酒当你一无所有的时候，常爱登高望远一百万现金会把脚面砸骨折狂犬病人会看心理师吗中国女人在充满檀香味道的房间里哭泣比眉毛还细的广告我需要膀大腰圆长得像鲁智深的心理师人的一切弱点，心理师都具有没有任何一块木头是脏的负载高尚灵魂的躯体是痛的重要的是情感上和记忆中的真实世界上最珍贵的勇气是相信奇迹你这种笑法，要么大智若愚，要么是不学无术的傻瓜假装得久了，就变成真的了沮丧就像铁锈一点点堆积起来你一定要做大不必知道你的过去，这就是我爱你的方法江湖事，都可以推倒重来你曾经让我身处地狱，我却从那里出发，走向了天堂

## &lt;&lt;女心理师（上）&gt;&gt;

## 章节摘录

最悲惨的故事在心理室的地板下 “我今天和你讨论的就是她的问题。她从你这里咨询完以后，回家就和我离、婚、了。

之、后、又、割、腕、自、杀……”男子一字一顿地说。

贺顿用手指捂住了自己的嘴。

即使是一个见多识广的心理医生，也控制不了自己惊叫的欲望。

女心理师贺顿大病初起。

早上，发烧。

丈夫兼助手柏万福说：“请病假吧。”

”贺顿说：“跟谁？”

跟自己？”

”柏万福说：“跟我。”

我安排来访者改期。

”贺顿艰难地咽了一口唾沫，唾沫像一颗切开的朝天椒，擦过咽喉。说：“不成。

这关乎咱的信誉。

”柏万福反驳：“那也不能成了自己的周扒皮。”

”贺顿说：“我能行。”

”说罢，加倍服了退烧药，起床梳洗。

为了掩盖蜡黄的脸色，还特别施了脂粉。

修饰一新，居然显不出多少病态。

柏万福只好不再阻拦，他知道贺顿是把工作看得比生命还贵重的人。

好在诊所就在楼下，交通方便。

贺顿两膝酸软，扶着栏杆从四楼挪到了一楼。

如果是挤公共汽车，那真要了命。

走进工作间，时间还早，第一个预约的来访者还未到。

淡蓝色布面的弗洛伊德榻，静卧在心理室的墙角，仿佛一只吸吮了无数人秘密的貔貅，正在打盹。

传说貔貅是金钱的守护神，没有肛门，只吃不拉，因此腹大如鼓。

心理诊所的弗洛伊德榻，吞噬的是心灵猎物。

心理室到处都栖身着故事，一半黏在沙发腿上，四分之一贴在天花板上，那些最诡异的故事，藏在窗帘的褶皱里。

一旦你在傍晚抖开窗帘，它们就逃逸出来，一只翅膀耷拉着，斜斜地在空气中飞翔。

还有一些最凄惨的故事，掩埋在心理室的地下，如同被藏匿的尸身，在半夜荡起磷火。

生理医生穿雪白的大褂，心理医生没有工作服。

贺顿觉得这不合理，衣服如同盔甲。

在心灵的战场上刀光剑影，没有相应的保护如何是好？

家就在楼上，如果没有外在服装的改变，让她如何区分自己的不同角色？

于是，她把几套常服，定位成了自己的工作服。

上班的时候，如同武士出征，随心挑选铠甲。

今天，她穿了一件灰蓝色的毛衣，下着灰蓝色的长裤。

每当她启用灰蓝衣物时，谈话过程就格外顺利。

如同犀利短剑，适宜贴身肉搏。

也许，人的潜意识就是灰蓝色的，我们的祖先是鱼，来自海洋。

贺顿听到外面候诊室有声响，是负责接待的职员文果来了。

贺顿问：“今天预约的人多吗？”



<<女心理师（上）>>

” 心情矛盾。

作为独立经营的心理诊所负责人和心理师，当然希望来访者越多越好，但随着工作量剧增，有时又很盼有几天颗粒无收，可以名正言顺地休息。

“多。

”文果打开公文柜子的锁，拿出一沓表格递给贺顿。

“第一位姓无，点名要您治疗。

” “吴什么？

”贺顿问，名字常常能透露出讯息。

“不是口天吴，是一无所有的无。

柏老师约的访客，那人无论如何不肯报名字。

”文果咂嘴。

？ 约定时间前一分钟，一位男士走进来。

“贺顿心理师已经来了吧？

”单刀直入。

“是的。

她已经在等您了。

”文果答道。

柏万福看着登记表上的“无”字，总觉不宜，想努力挽回一下，说：“您的表格还请填确切，这也是为了您好……” 男子傲慢地打断他的话说：“怎样对我自己更好，我比你更清楚。

你们的规章制度里并没有说如果不完整填写表格，就不接待来访。

如果你们觉得自己的制度定得不够严谨……”该男子用无名指歪向墙壁，那上边挂着“来访者须知”的告示。

他接着说：“……以后可以改过来，让我这样的人没有空子可钻。

这一次，恕冒犯，我就直接去找心理师了。

”说完，不待文果和柏万福有所反应，大步走进心理室。

贺顿端坐在沙发上，因为疾病和虚弱，微微喘息着，直觉告诉她来者不善。

男子身材高大，面容冷峻，着黑色西服，好像刚从葬礼归来。

贺顿努力微笑着站起身，说：“我是贺顿。

你好。

” “我不够好，所以才来找你。

”男子冷冰冰地回答，眼光有着洞察一切的杀机，顾自坐下。

贺顿也落座，说：“怎么称呼您呢？

” “你就叫我X好了。

”男子的声音依旧没有任何热度。

“先生，您很特别。

”贺顿说。

她不愿称他为“X”，好像一道算式中未知的字母。

屋子里没有其他的人，“先生”二字就成了代称。

“特别”是一个中性词汇，可以指优秀，也可以指另类。

在贺顿的经验里，这是一个安全的港湾，一般人会按着自己的理解美化这个词。

“我没有什么特别的。

你才特别。

”X先生不上当，反唇相讥。

贺顿不愿在谈话的开头就进入对立，放下话题，另起一章。

“您到这里来，有什么要讨论的事情吗？

” “没有。

”那个人干脆地封死了这个方向。

<<女心理师（上）>>

贺顿锲而不舍，说：“如果没有要讨论的事情，您这样一大早地赶了来，为了什么？而且，这些时间都是收费的。”

我想，您不是一个慈善家，专门来施舍我们的吧？

”贺顿不喜欢这种暗藏玄机的气氛，索性举重若轻，来个玩笑。

男人的脸色稍微松动了一下，说：“我没有什么要和你讨论，要说的是另外一个人的事情。”

”贺顿说：“心理访谈，必须是本人亲自来。”

”男人说：“她来不了。”

”贺顿说：“这个人是你的什么人？”

”男人说：“你看了就知道。”

”说完从随身携带的公文包里，取出几张照片。

照片上是一个村姑装束的女人，手牵一缕柳枝，小心翼翼地笑着。

“不认识。”

”贺顿端详后回答。

“这张呢？”

”男子目光如炬，又递过来一张照片。

一眼看过去红彤彤霞光万道，一道粗重的白色堤岸，很不协调地横亘在红光之中，似海上日出。定睛一看，红色是一摊血，白色是苍白下垂的手臂，正中是壕沟般的深深切痕。

“这是……”贺顿头上冒出细密的汗珠，一半是退烧药的功效，一半是严重惊吓的后果。这显然是一个自杀现场，根本没有出现头脸，认不出是谁。

“割腕。”

”男子的口气冷若冰霜。

“您让我看这些是什么用意呢？”

”贺顿绝地反击。

她不能让这个男人像猴子探宝似的一张张往外掏照片，让自己猝不及防。

“不要着急。”

马上你就会明白了。

”男人说着，递过来第三张照片。

“你认识这个女人吗？”

”贺顿看了一眼。

只一眼，她认出了她。

“我认识。”

”贺顿如实禀告。

“我今天和你讨论的就是她的问题。”

她从你这里咨询完以后，回家就和我离、婚、了。

之、后，又、割、腕、自、杀……”男子一字一顿地说。

贺顿用手指捂住了自己的嘴。

即使是一个见多识广的心理医生，也控制不了自己惊叫的欲望。

手指间的气流把额发冲起，直指天花板，基本上是怒发冲冠的效果。

不是因为愤怒，而是因为恐惧。

好在持久的修炼让她把惊叫的后半部分，压缩成了一个鸡蛋大的气团，强行咽下，胃马上开始了痉挛疼痛。

“我今天来找你，就是想知道你和她说了些什么？”

”男人双目喷射怒火。

那个女人是大芳。

贺顿一阵恶心，她不知道是高烧卷土重来还是这个消息让她心智大乱。

不管是什么原因，她都要坚持。

这不仅牵连声誉，更是人命关天。

<<女心理师（上）>>

她调整了一下心态，说：“你是老松了？”

”老松愣了一下，说：“她是这样对你称呼我的吗？好，我就用她封给我的这个名字，老松。”

”贺顿说：“老松，非常抱歉。你妻子对我说过什么，我不能告诉你。”

”老松咬牙切齿：“血流成河了，你还嘴硬！”

”贺顿沉住气说：“如果公安局找我，我会如实报告，但你不行。你只是一个普通来访者，我不能把另一个来访者的情况告诉你。”

守口如瓶，是我的职业操守。”

”老松说：“我必须知道你跟我的老婆说了些什么，让她求生不得求死也不得！”

”贺顿说：“在我这里，请放弃幻想。”

你想达到目的，另有一个很好的方法。”

”老松不解：“是何方法？”

”贺顿说：“很简单，你可以直接问你老婆。”

”老松说：“她不告诉我！”

”贺顿说：“你们身为夫妻，是世界上最紧密的关系之一，她宁肯死，都不把心里话告诉你，你还来向一个外人问发生了什么？”

这本身就是悖论！

也许，你最该问的是自己，你到底发生了什么！”

”老松被这句话魔法般地震慑住了，半天才缓过劲来，说：“你绝不肯告诉我真相？”

”贺顿说：“是。”

如果你今天到这里来的目的，就是想探听出你妻子曾经跟我说过什么，那你可以走了。”

我会通知工作人员，这并不是一个咨询，退还你费用。”

还有什么事吗？”

”贺顿站起身，扶了一下沙发，以抵挡突如其来的昏眩。”

不想老松在听到如此斩钉截铁的话语之后，反倒平和了一些，说：“通过和我妻子的谈话，你了解我吗？”

”贺顿停顿了一下，思索着如何回答。”

说“不了解”吗？”

显然不是真话。”

说“很了解”吗，她听到的都是一面之词。”

贺顿谨慎地反问：“你为什么会问这个问题？”

”反问是一个很好的策略，既能为自己赢得时间，又迫使对方必须进一步阐释动机。”

拈花微笑飞叶试探，谈笑之间潜藏窥破，是心理师的基本功。”

老谋深算的老松上当了。”

他说：“这个世界上没有人能了解我。”

”贺顿言简意赅：“你很孤单。”

”老松怦然心动，没有人曾这样对他讲话。”

男人，一定要浑身是铁掷地有声。”

他说：“你怎么知道？”

小小年纪，如何能体谅这份心境？”

”贺顿说：“我并不像你想象的那样年轻。”

我已经很老了。”

”一句话，惹得老松的嘴角出现笑纹，说：“你有多么老呢？”

难道比我还老吗？”

”贺顿毫不迟疑地说：“当然比你老了。”

”老松大不解，说：“我不探问你们的谈话细节，但我相信你一定知道她有多大年龄，我比她还

<<女心理师（上）>>

要大三岁。

” 贺顿说：“我说的不是生理上的年纪，是心理上的年纪。”

” 老松说：“人们都希望自己心理年龄年轻，你怎么恨不得自己老态龙钟？”

” 贺顿说：“心理师的工作让我沧桑。”

那么多人把他们的故事告诉我，感同身受，息息相关。

让我得以窥见人生的丰富和奥秘，生死无常，世态炎凉。

我实在是走过了太远的路，好像已经三千岁了。

心中充满沧桑的年轮，像一个老妖。

” 老松吃惊地打量着这个并不美丽的矮小女子，他在官场行走多年，所见所闻车载斗量。

似这样的感慨，闻所未闻。

贺顿也有些奇怪，通常她嘴巴很严，今天怎么直抒胸臆——在一个不合适的时间，在一个不合适的地点，面对着一个不合适的人！

也许是高烧和大芳的命运，让她心烦意乱吧。

赶快结束！

她做出送客的姿态。

不想老松稳稳当当地坐在沙发上不起来，说：“我是一个来访者，你不能撵我走。”

” 贺顿说：“对不起，你不是。”

” 老松说：“之前不是。”

现在，是了。

” 贺顿说：“你要询问的，我不能告诉你。”

” 老松说：“我知道你不会告诉我，我也不问了。”

我现在想问新的问题。

” 贺顿说：“你要是想用这种方法刺探有用的信息，我劝你还是打消念头。”

我警惕性很高，原则性很强。

” 老松说：“贺顿心理师，你小看我了。”

我既然已经说过，放弃打探你们曾经进行过的谈话，就决不会食言。

你不要以为是你的那些原则让我知难而退，不是的。

只要我想从你的嘴里知道，我就能知道。

你刚才不是说面对公安局的人，你就必须从实招来，这对我来说，并非难事。

说实话，是你的一句话刺痛了我。

你说一对夫妻，要从别人那里知道对方说了些什么，这是一种耻辱。

我终有一天会从大芳那里知道你们曾经说过什么！

” 贺顿说：“大芳现在如何？”

” “幸好发现及时，正在医院静养。”

没有生命危险了。

” 贺顿松了一口气说：“来日方长。”

我稍稍安心。

” 老松说：“所以，我决定继续和你说下去。”

” 贺顿说：“这恐怕不行。”

” 老松说：“理由何在？”

” 贺顿说：“我已经知道你和大芳是夫妻。”

我不能同时充当你们两个人的心理师。

这是我们这行的既定规则。

” 老松说：“大芳不会来咨询，她体弱多病，近期根本就出不了院。”

如果有一天她来咨询，我就走。

怎么样？

” 说实话，贺顿真不愿接受这个来访者。

## &lt;&lt;女心理师（上）&gt;&gt;

她已经被劈头盖脑的变故搞得身心交瘁。

犹豫之中，老松说了一句：“你有机会听到同一个故事的不同版本，这对心理师来说，不是难得的挑战吗？”

” 三个人当中，至少有一个说了假话 柏万福说：“大芳究竟想解决什么问题？”

要说惨，她是挺惨的，但肯定不是天下最惨的女人，起码她还洋房住着，保姆雇着，吃香的喝辣的。

要说老松的背叛，是很可恶，但他对大芳大面上也说得过去。

古话说，奸出人命赌出贼，老松并没有想杀了大芳……” 不久前，佛德心理所曾专门讨论过大芳的案子。

心理医生遇到困惑了，也需要高人指点搭救。

就像诊治生理疾病的医生病了，要去医院看另外的医生。

心理医生进行高强度的心理劳作，格外容易受伤。

这种内伤一般人治不了，需要特别的医生，这个过程叫做督导。

贺顿单打独斗，没有上级。

好似一家汽修厂，厂长姓贺。

来了有重大毛病的机车，工人修不了，束手无策。

修车过程中还伤了人，事情就更复杂。

贺顿找了当初传授心理技艺的教师，不想人家爱莫能助。

就像毕了业的学生，临床上遇到疑难杂症，想回学校再找药理、病理、解剖的教授请教，人家各司其职，并不能回答临床上千奇百怪的病案。

求助无门，只好自救。

所里开会，主题就是大芳。

汤小希占了显要位置。

她如今在一家图书馆打工，兼读心理班，预备着洗心革面将来当心理师，格外注重学习。

学院派的沙茵和詹勇正襟危坐，好像参加学术会议。

几位客座心理师一溜排开，窃窃私语。

边角的位置上，坐着柏万福。

“开会啦。

”贺顿宣布。

汤小希说：“就咱们几个人啊？”

也没个权威什么的？”

”贺顿说：“这叫同侪辅导。

”汤小希说：“不懂。

什么叫同侪？”

好像只有说到黄埔军校的时候，才用这个称呼。

”贺顿说：“起先我也不懂，专门查了字典。

‘同侪’后面只有两个字的解释——‘同辈’。

”汤小希哈哈大笑起来，说：“我以为这词多玄妙呢，闹了半天就是同伙。

指的就是咱这拨难兄难弟！”

”沙茵看不惯汤小希的没正经，就说：“今天是学术讨论，还是要有规矩。

没有别人督导，咱们更要保持浓郁的学术气氛。

”贺顿也不愿一开始就进入嘻嘻哈哈的氛围，加之大芳的治疗是自己的课题，更是忧心如焚，说：“我们只有凭借集体的智慧来攻克难关。

大家注意听，我先报告一下案例的进展情况。

”汤小希嘻嘻笑道：“有点像公安局破案子。

”沙茵说：“严肃点。

”汤小希不服，说：“像公安局就不严肃了？”

谁不害怕警察叔叔？”

## &lt;&lt;女心理师（上）&gt;&gt;

” 贺顿不理她们，兀自说下去，慢慢大家就把心思都聚集在大芳的案子里。  
冗长、乏味、憋气……贺顿都不耐烦起来，好不容易才说完刚刚结束的咨询。

“完了？”

” 汤小希问。

贺顿回答：“完了。”

” “你就真把钱退回去了？”

” 汤小希很着急。

“钱都准备好了，她没拿。”

她说我最后的那番话值这么多钱。

” 贺顿说。

“这就好。”

” 汤小希松了一口气，捂嘴巧笑。

“你就记得钱。”

” 沙茵不满。

詹勇说：“我觉得贺顿最后的这番话，是不是火药味太浓了？”

有干扰当事者思维的弊病？”

” 还没容贺顿解释，沙茵就忍不住了，说：“我看说得还轻！”

一个女人，三番五次地被自己的法定丈夫欺骗抛弃戏弄，一次又一次的原谅，换来的是什么呢？

是自己被掏成了一个空壳！

这样的家庭悲剧再不能重演了，如果再继续下去，就不仅仅是第三者婚外恋之类的事件，要出人命的

。

” 汤小希也不计前嫌：“我完全同意沙茵的意见，我们要给当事人以强大的支撑。

也就是说，当她的娘家人，帮她说话！

为她出口恶气！

给她撑腰！

让她鼓起勇气，和老松这样的坏分子作斗争！

从当事人大芳的反应来看，支持策略也完全对头。

她对于一般的倾听已经表示厌倦，要求退钱就是明证。

所以今后要改变策略，变被动为主动。

” 这一席话，说得贺顿对汤小希不敢小觑。

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啊。

贺顿说：“小希，看来你是个好学生啊。”

” 汤小希不好意思说：“老师总夸我悟性好，还说心理师这个职业，和学历什么的没有特别密切的关系，主要是看一个人是否具有了解别人的能力，还有人格力量。”

” 研究生毕业的詹勇不乐意听了，说：“在国外，当心理师必须要博士毕业，还要有漫长的临床实践才能持证上岗，哪像咱们这里，高中以上经过短暂学习，就摇身一变成了心理师，难怪疗效不好

。

” 这话隐含的攻击性，让沙茵不安，赶紧出来打圆场，说：“咱们今天主要是讨论来访者的事情，不要转移了大方向。

中国国情和外国不同，就像原本一穷二白的农村，缺医少药。

来了赤脚医生，这就是好事。

如果你说这也不正规，那也有毛病，等着咱们的大学培养出心理学博士来当心理医生，实在是遥不可及而且杯水车薪。

” 贺顿心平气和地说：“我也愿意咱们都有博士学位，可惜望洋兴叹。

没有那么多博士的情况下，是不是也要有助人之心？”

也许将来有一天，人们会嘲笑今天的幼稚和初级阶段，可不会嘲笑咱们的努力。

同侪是导师的代用品，咱们只有学习讨论，在实践中提高。

<<女心理师（上）>>

精神应该发扬，对不对？

” 一番话说得大家心中热乎乎的，感觉到责任与神圣的使命，气氛融洽起来。

詹勇说：“在场的只有我一个男的，感觉有点势单力孤，对这个案例，有几点意见不知当说不当说？”

” 众位女人还没来得及发言，柏万福说：“我就不算男的了么？”

” 詹勇说：“对不起对不起，我说的是有照的咨询师。”

” 柏万福嘟哝着说：“我也参加了一个培训班，在学习呢。”

” 詹勇说：“不过就咱们两个男的，也还是少数派啊。”

” 原来大家没有注意到性别比例，詹勇这样一说，众人环顾四周，承认他说的是事实。

汤小希说：“这和男女比例有什么关系？”

” 詹勇说：“当然有关系了。”

你们都是女心理师，来访者大芳也是女的，她说的又是男女之间的感情纠葛，你们就很容易站在大芳的角度上来看问题。

” 贺顿说：“说得好。”

继续说下去。

” 詹勇说：“没了。”

” 沙茵说：“你这个人，怎么刚说了个开头，就吞回去了？”

应该知无不言，言无不尽。

” 詹勇说：“确实是没了。”

我只是想提醒大家注意到这样一个趋势。

至于在这个案例中究竟怎样体现，我还没有想好。

” 柏万福说：“我不是心理师，不知道能不能讲点？”

” 大家说：“说吧。”

” 柏万福说：“俗话说，兼听则明，偏听则暗。”

咱们也不是妇联，不是给妇女出气的衙门。

” 汤小希说：“有什么直说好了。”

” 柏万福说：“大芳究竟想解决什么问题？”

要说惨，她是挺惨的，但肯定不是天下最惨的女人，起码她还洋房住着，保姆雇着，吃香的喝辣的。

要说老松的背叛，是很可恶，但他对大芳大面上也说得过去。

古话说，奸出人命赌出贼，老松并没有想杀了大芳……” 几位女心理师嚷嚷起来，七嘴八舌地说你这是什么话啊？

大芳难道不是痛不欲生？

大芳难道愿意局面蔓延下去吗？

难道非得闹出人命才要帮助她吗？

柏万福举手投降，说：“我也是想到哪儿说到哪儿，不是让畅所欲言吗？”

我抛砖引玉。

” 讨论进行了很久，砖头砸了一地，玉却久久不曾现身。

贺顿说：“大家的意见究竟是怎样呢？”

大芳马上就要来再次咨询，我跟她说什么？”

” 沙茵说：“帮助她树立信心，不能把自己的一生捆绑在一个不忠诚的男人身上。”

” 汤小希说：“干脆，鼓励她离婚。”

老松这样的男人，地位再高表态再好，也不值得信任。

哪怕嫁给一个屠户，也比这样强。

” 詹勇说：“如果当事人没提出离婚，我觉得还是不要主动提及这个问题。”

心理师有一个原则：你永远不要走到当事人的前面，而是要像猎犬一样紧紧跟着他。

” 柏万福说：“宁拆十座庙，不破一桩婚。”

这是咱中国人的集体无意识。

<<女心理师（上）>>

” 汤小希说：“不得了，都会说集体无意识这种词了。

佩服佩服。

不过，我看这不是无意识，是有意识。

” 大家又讨论了半天，基本上统一了意见：贺顿要给大芳“补钙”，让她坚强起来。

如果老松再不老实，就要把命运的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里，不能让悲剧重演。

同侪讨论结束以后，贺顿很高兴。

环绕许久的困惑被集体的智慧所破解。

没想到落了大芳自杀这等结果。

与老松的对谈已到结束时间，老松说：“贺顿治疗师，我以后还会来。

” 贺顿拭着头上的冷汗说：“很抱歉，在此次治疗的前半时，我几乎没有把你当成来访者，也许有不规范的地方，请原谅。

能不能为你作长期的治疗，我们再做决定。

” 老松走后，贺顿陷入巨大的迷惘之中。

她已经从大芳的嘴里，听到过有关这个男人的一切卑劣行径。

尽管治疗师应该是中立的，不对来访者进行价值评判，但治疗师不是泥塑，而是有血有肉有温度的人。

贺顿有自己矢志不渝的价值观和人生理念，且立场分明冰炭不容。

说实话，贺顿害怕老松。

寡廉鲜耻的男人，披一张道貌岸然的皮，一肚子卑劣下流。

贺顿甚至想到了古书里的一个故事，说是某恶少性趣大发，凡家中女宾女客以至仆女“将及淫遍”，和这么一个恶棍对谈下去，贺顿瑟然。

贺顿骨子里不服输。

大芳的案例让她寝食难安，这是一座思维的迷宫。

在这个女人和这个男人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

真相究竟怎样？

为什么在郑重的同侪督导之后采取的治疗策略，却引起了如此惊涛骇浪的杀身之变？

人啊人，你究竟有着怎样风云突变匪夷所思的逻辑？

也许，不入虎穴焉得虎子？

老松的建议充满了邪恶的诱惑力。

柏万福得知那位道貌岸然的男子就是老松时，激烈反对贺顿进一步的治疗。

“不要理他！

离他远远的！

愈远愈好！

一个大恶棍！

把自己的老婆害得丢了胆剝了肠摘了肾割了胃掐了肺尖，最后又切了腕，这种暴徒十恶不赦不可救药！

你千万不要被这个流氓纠缠住！

” 正在吃饭，婆婆吓得放下碗说：“贺顿你要和流氓打交道啊？”

” 贺顿病恹恹地横了柏万福一眼：“工作的事，你不要不分场合乱说。

闹得妈都担心。

” 婆婆说：“你们这个啥所，来往的都是什么人，我闹不清楚。

但流氓怎么回事，我知道。

那是万万不能进门的！

好歹我是房东，他要来了，我就堵在门口用扫帚把他轰走！

” 婆婆一生中，扫帚是最强大的武器。

柏万福说：“妈，要是不说，您认得出谁是流氓吗？”

” 婆婆不乐意了：“看你说的，以为我真是老眼昏花，连个流氓也认不出来了？”



<<女心理师（上）>>

吊儿郎当油嘴滑舌头发锃亮游手好闲的就没错！

” 柏万福和贺顿相视一笑，除了头发锃亮这一条以外，老松和其他特征都不靠谱。

再次召开会议，贺顿和大家商量。

端庄的沙茵说：“我的天！

这个魔头居然来了，吓死人了。

贺顿，赶快收起你的好奇心，这是个变态狂！

拒之千里！

要不然，后患无穷！

” 男心理师詹勇说：“贺顿，你胆子够大的，居然和他周旋许久。

小心，他也许会在心理室里奸了你！

” 贺顿迟疑道：“有那么毛骨悚然吗？

” 担任记录的文果停了手中的笔，说：“不怕一万就怕万一。

如果你一定要坚持和他面谈，我建议和心理室的沙发角落里，添置一个设备。

” 贺顿不解，说：“什么设备？

” 文果说：“匕首。

” 贺顿说：“干什么用？

” 文果说：“关键时刻，不成功则成仁。

以保全女心理师的清白名节。

” 贺顿说：“我可不在乎什么清白名节。

” 柏万福说：“那你总在乎大局吧？

” 贺顿不解道：“什么是大局？

” 汤小希说：“这还听不出来？

就是你的性命啊！

” 贺顿稍显困惑地说：“你觉得我的生命受到了威胁？

” 汤小希吐出午饭时嵌进牙缝的肉丝，说：“谁晓得你会不会因公殉职？

” 詹勇深思熟虑地说：“贺顿老师，你收下这个来访者，有经济上的考虑吗？

多一个人咨询，毕竟会给所里带来一份固定收益。

” 贺顿说：“并无经济因素，你们知道现在等候者很多，几乎算是门庭若市呢！

” 詹勇说：“那我的意见就不要接下这个案例。

因为，你想要达到什么目的呢？

我以为这个男人是有人格缺陷的，在他的内心深处有一个极为顽固和冰冷的核。

而人格缺陷是最难根治的，你用多少热量才能融化这个冰核儿？

在同样的投入下，我们不如去帮助那些比较容易看到改变的人。

” 这一次同侪督导，不了了之。

百般无奈之下，贺顿去电台主播钱开逸家。

钱开逸看到贺顿来了，十分高兴，用像薄荷一样清凉的嗓音说：“我一直在等你。

” 贺顿脱了鞋子，在钱开逸家中花纹纷杂的波斯地毯上盘腿坐下，说：“等我来还钱，是吧？

” 钱开逸说：“你总把人想得那么坏。

” 贺顿说：“人其实比我想的还要坏得多。

” 钱开逸说：“我是更想见到你。

” 贺顿开始脱衣服，说：“这就是比想到钱更坏的地方。

” 钱开逸说：“错了。

这是因为爱。

” 两个人就在地毯上缠绵，贺顿并不感到快乐，那无往不在的半身寒冷也不曾丝毫消退。

好在一种充满了疲惫的放松，也让人渴望。

钱开逸抱着贺顿说：“你为什么当初不嫁给我呢？

” 贺顿说：“嫁给了你，我就无法实现自己的梦想。

<<女心理师（上）>>

我是一个把梦想看得比爱情更重要的人。

” 钱开逸说：“这么绝对？”

” 贺顿说：“不说这些吧。”

我想问你一个问题，有这样一个来访者，我接还是不接？

” 贺顿就把大芳和老松的故事约略讲了一下。

当然了，很多具体的带有特征性的地方都敷衍了过去，这样，就算钱开逸在人群中遇到大芳和老松，也无法辨认出他们。

钱开逸听完了，久久不吱声。

贺顿说：“你也拿不定主意了？”

如果你要反对，就别说话了。

我听到的反对意见够多了。

” 钱开逸说：“比如？”

” “小心他在心理室奸了你！”

” 钱开逸说：“不至于吧？”

贺顿说：“我也很怕访谈的过程出现不可预测的情况。”

” 钱开逸说：“有那么严重吗？”

我看他既然来找你咨询，就说明他也在谋求答案和改变。

如果要奸杀你，躲在犄角旮旯就把你办了，何必要现身在光天化日之下，还要给你交咨询费。

天下有这样的谋杀者么？”

” 贺顿说：“你的意思我明白了。”

” 说完，穿上衣服，掏出钱包，开始给钱开逸点钱。

钱开逸说：“这是付给我的咨询费吗？”

我给你指点了迷津，劳有所得。

在你们的行话里，这好像叫督导。

” 贺顿说：“这不是劳务费，是付给你的欠款本息。”

再有两次，咱们就两清了。

” 钱开逸伸着懒腰说：“你们还有没有二期工程了？”

或是续集？”

” 贺顿说：“什么意思？”

” 钱开逸说：“我继续投资啊。”

不然的话，我生怕你还完了贷款，就不理我了。

” 贺顿说：“不管你说的不是真的，我愿意听你这样说。”

” 贺顿力排众议，约下了和老松再次访谈的时间。

老松和他的妻子有一点很相似，都非常守时。

在规定的時間之前，出现在佛德门前。

看看表，时间还早，就同一位白发苍苍警惕地注视着街面手拿长把笤帚的老人搭讪起来。

他微笑着问：“您住在这里啊？”

” 老人说：“是啊。”

老街坊了。

” 老松说：“晒太阳啊？”

” 老人说：“站岗呢。”

” 老松不禁好笑，这样弱不禁风的老太太，给谁家站岗呢？”

如同风干的黄色洋葱，虽然形态还可疑地保持着圆状，但皮肤菲薄细腻，一触即破，纷披倒下。

老松打趣道：“防火防盗啊？”

” 老人说：“不是。”

防流氓。

” 老松说：“你们这儿流氓多啊？”

<<女心理师（上）>>

” 老人说：“以前不多，最近听说要来。

” “为什么呀？

” 老松纳闷，此处乏善可陈。

” “都是我儿媳妇招来的。

” 老人直撇嘴。

老松心想别看楼房不起眼，还藏掖国色天香。

对老太太说：“儿媳妇漂亮好啊，生个孙子也不难看。

” 老太太说：“丑。

还不肯生孙子。

” 老松一看话不投机，赶紧转移方向，说：“若是流氓来了，就您这个身子骨，也不是对手啊。

” 老太太挥舞着笤帚说：“我不跟他动手，轰跑了就完。

” 老松看看表，时间差不多了，就说：“您老保重，我走了。

” 老人说：“去哪儿啊？

” 老松说：“佛德。

” 老人说：“我告诉你怎么走，进门，往……” 老松说：“谢谢啦，我来过，认识。

” 老人说：“你这个人好，知书达理，慢走啊。

” 然后依旧痴痴守卫。

头发因为高级摩丝的保养闪着钢蓝色光泽的老松进了心理室。

贺顿已然端坐，说：“开始吧。

” 老松说：“咱们从哪里开始呢？

” 贺顿说：“可以从任何话题开始。

” 老松说：“别人是从白纸开始，我是从一张涂抹了五颜六色的废纸上开始，也许，还是一张涂抹了污秽的大便纸。

” 贺顿说：“不是废纸，是一张已经掀过去的纸。

如果硬说这张纸是不存在的，我想你也不信。

我们依然从白纸开始。

” 老松说：“不管白纸黑纸了，只要你认真听我讲故事就行。

” 贺顿说：“好吧。

就从你往水塘里丢那些包着石头的糖纸说起吧。

” 老松愣怔了一下，说：“你知道这些？

” 贺顿说：“是的，我知道。

” 老松悲哀地长叹一声说：“她怎么可以这样说？

那是一些真的糖，甜滋滋香喷喷，绝不是包着糖纸的石头。

” 贺顿惊讶道：“真的是糖？

” 老松非常肯定地说：“当然是糖，大白兔奶糖。

后来，我还常常去喝那个池塘的水，心想溶解了这么多奶糖的池水，应该也是香甜的吧？

” 老松说这些话的时候，神情中有着真挚的回忆和眷恋。

贺顿糊涂了，说：“可是大芳说你承认过，那些都是假的，是你用糖纸包的石子。

” 老松说：“可见我们面对的不是一张白纸。

你说可以掀过去，其实是掀不过去的。

” 贺顿说：“请原谅。

但是，我希望把这件事情搞清楚。

” 老松说：“我相信这是大芳对你亲口说的，她就是这样一个人，会把自己的一些想象说得和真的一样。

她曾经多次要我承认那些糖是假的，否则就不依不饶。

我说，是否我说了那些糖是假的，你就不会再这样纠缠我？

她说，是的。

## &lt;&lt;女心理师（上）&gt;&gt;

我只好按照她的意思说。

” 贺顿堕入五里雾中。

这是一件小事，在整个八卦阵中只是微不足道的细节。

但它是一个令人十分不安的征兆。

像一块基石，整个大厦建造其上。

现在，卵石滑动。

贺顿迅速整理思绪，定能生慧。

她不应把大芳所说的一切和老松一一核对，她要遵守职业道德。

但她必须最大限度地逼近事实的真相，没有真相，一切讨论和当事人的改变都是沙上建塔。

尽管她不喜欢老松，尽管重听故事是非常乏味和折磨人的过程，但是，她必须从这里开始。

决心和方向一旦确定，贺顿反倒安静了下来。

她很诚恳地对老松说：“一切，按照你记忆中的真实描述吧。

” 老松说：“谢谢！”

” 接下来的日子，贺顿进入了分裂过程。

她既盼着老松来，又本能地逃避这个日子。

老松很健谈，智商超拔逻辑性很强，加之记忆力优等，细节的描述周到，让你有亲临现场之感。

他和大芳述说的是同一件事，但各自的描述却有着有天壤之别。

疑问如同暴雨之前的蛙鸣，鼓噪不已，此起彼伏。

贺顿不能说，也不能问，她只有倾听。

长久地倾听，让她陷入了混乱和交叉。

就像面对一个化为齑粉的器皿，有人信誓旦旦地告诉你它是黑的，马上又有人斩钉截铁地告知你它是白的。

在黑与白的旋涡中摇摆，你要不头晕眼花才见鬼！

贺顿以前很少做记录，她认为心理师的脑袋瓜应该是最最好的录音机。

如果它重要，你一定会记住。

如果它不重要，你自然会忘记。

人脑是天然筛，多快好省美不胜收，任何人为的记录都是床上架屋多此一举。

现在，她不得不怀疑自己的脑子被虫嗑出了洞，四处漏风。

回归传统：好记性不如烂笔头。

亦步亦趋地把老松的话记下来，和大芳的回忆相对照。

叙述跨越时代，儿女情长琐碎繁复。

这些，贺顿倒还能容忍，谁让她干的就是这份活儿呢？

打铁的人就要有臂力，潜海拣珍珠的人就要能憋得住长气。

做心理师的人练就一门功夫——听人说话。

叫人困惑的是真相扑朔迷离，比真正的凶杀案还让人如坠雾中。

案子是有现场的，有血迹或是凶器。

总会留下蛛丝马迹和人证物证，你可以展开大规模的调查和悬赏，可以利用一切高科技的侦查和破译技术。

对于心理医生来说，所有的设备就是一对耳朵两只眼睛，当然，还有一颗心。

你听到的描述，时间是一样的，人物是一样的，但动机不同，细节不同，结论不同…… 在所有的叙述中，老松都把自己描述成一个顾家的男子。

政绩上努力清白，生活中对妻子无微不至，如果有什么照料不到的地方，那是他工作太忙，而绝非心有旁骛。

对于妻子一次又一次的生病手术，老松解释为她身体素质娇弱，常年在家中调养，接触人和事物的面都比较狭窄，因此敏感，很容易想入非非。

贺顿老禅入定般看着这个男人。

一身质量上乘剪裁合体的纯毛薄花呢西服，是被称为高级灰的那种非常纯正的灰色，没有闪光和暗格

## &lt;&lt;女心理师（上）&gt;&gt;

，代表着简明高贵的修养和风范。

他说到关键处，会轻捷但是有力地打出幅度不大的手势，这使得他的双手经常在贺顿面前挥动，贺顿注意到老松的指甲修剪得非常圆润，缝隙里没有一丝污垢。

只有营养极为均衡，并且基本上是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中年男子，才有这种闪着婴儿般粉红色光泽的指甲。

那些手势像强有力的注脚，镶嵌在老松的述说中，让人对它们的准确性不敢质疑。

老松的目光坦诚地注视着贺顿，与贺顿的目光相撞时并不回避，只是有礼貌地上扬一下，掠过贺顿的发梢再降落下来，得体而有分寸。

所有的这一切，都在昭示着这是一个仪表堂堂八面来风的正面人物。

如果是一般人，一定会被老松骗过。

但是，贺顿不是一般人。

或者更准确地说，贺顿原本是个一般人，但是心理学这门科学武装了她，再加上不懈的工作和努力，已经让她具备了某种程度的火眼金睛。

她看出了老松的色厉内荏。

比如那些手势。

当克林顿总统面对大法官的质询，也曾有力地打出过类似的手势。

他曾一字一顿地对美国公众说：“我没有和莱温斯基小姐发生过性关系……”在这些话语之间，克林顿都打出了刀刹斧劈一样坚定的手势，但事实怎样呢？

克林顿撒了谎。

遗憾的是，贺顿的功夫还远未臻至炉火纯青，她的思维时而清晰时而混乱，更多的时候变成了大芳和老松的公共垃圾桶，纷杂而不洁。

如果是审讯，可以把几个人的口供串在一起分析，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可以诈可以唬，可以虚张声势盘根问底。

作为一个心理师，这些都是不允许的。

贺顿被真相的奥秘逼得快疯了。

她决定抛出一些材料，看看老松的反应。

“茶小姐，你认识吗？”

“哪位茶小姐？”

“老松作出思索回忆的样子。

他的眸子向左上方瞟去，这说明他真的进入了寻索的过程，而不仅仅是敷衍。

“我不记得了。”

“老松回答。”

“你不是和她有过肌肤之亲吗？”

“一不做二不休，贺顿索性揭开盖子。”

“和一个卖茶的小姑娘？”

这是绝对没有的事情！

“老松矢口否认。”

“那么，阿枫你总是认识的啦？”

“贺顿决定在不出卖大芳的前提下，把事实有限度地核对一下。

这肯定不是最好的方法，但起码是她目前能想出的唯一方法。

“你是说很久以前我曾经用过的一个办公室主任吗？”

我当然是认识的了，一个官员不可能不认识他的办公室主任。

不但我认识她，全机关所有的人都认识她。

因为办公室的工作就是面向所有职能部门的。

这有什么奇怪的吗？”

“老松睁大无辜的眼睛。”

“你和阿枫有过超出一般上下级关系的关系吗？”

<<女心理师（上）>>

”贺顿这样问的时候，觉得自己像一个纪律检查部门的干部。

“没有。

”老松矢口否认。

贺顿一时不知道说什么好。

如果是侦察刑讯，可以举重若轻地说，“需不需要我提醒你一下啊，就在你们家的客房中，时间是...”她没有资格这样说，但也不会轻言撤离。

贺顿按照自己的方针继续下去。

“那么，你认识易湾吧？”

”“我不认识。

”这一次，老松的眼眸没有向任何方向旋转，干脆否认。

“易湾是一个女博士。

”贺顿启发诱导，特别强调了“博士”二字。

“由于工作的关系，我认识很多个女博士。

以前女博士比较稀罕，如今也像黄瓜西红柿一样，论堆儿撮了。

”老松也针锋相对地加重了“博士”二字。

贺顿傻眼了。

如果说茶小姐和阿枫的故事，可能因为年代久远，老松有所遗忘的话，这易湾博士的故事近在咫尺恍若隔日啊，如何就能矢口否认？

柏万福对老松也很感兴趣，问了几次进展如何，贺顿都说：“保密。

”为什么要保密呢？

因为完全理不出头绪。

对同样的一件事情，你听到不同的描述，南辕北辙。

那么，谁有可能是真的呢？

对别的来访者，贺顿在合上卷宗的时候，把烦恼和忧愁也隔绝在密闭的塑料袋中。

下次来访之前，再拿出来温习一下，便进入情况攻防自如了。

贺顿在这些人的命运和自己的生活之间，挖出一条防火带。

那里是不毛之地，不生长同情也不生长思考，借以保持自己的道德中立和精神安宁。

这一次，火焰烧过了隔离墙，浓烟滚进了贺顿的生活。

谁是真的？

谁是假的？

对大芳的引导是否正确？

同侪督导的结果是正还是负？

这对夫妻之间究竟发生了什么？

他们应该离婚吗？

大芳是不是一个精神分裂的受虐狂呢？

问号折磨着贺顿，走投无路当中，她孤注一掷地问过老松：“你真的没有和其他的女子发生过性关系吗？”

”老松愤然道：“没有！”

你这个念头如果来自我妻子那里，我可以非常负责地告诉你，这是她无中生有！

她在你这里放了毒，我就要来消毒！

”老松、大芳，还有一个就是贺顿本人，三人当中，必有一个，撒了谎！

也许是两个！

最可怕的，可能是三个！

贺顿开始对自己的记忆产生怀疑。

贺顿觉得自己变成了一个硕大的细菌培养皿，充满了毒素。

她开始失眠，不停地转动着“真的？

假的？

<<女心理师（上）>>

谁是真的？

谁是假的？

”的涡轮，直到百骸剧痛。

早上起来，她神情恍惚，无法按部就班地看书和学习。

甚至在书写其他病人的记录的时候，也会不由自主地把老松和大芳的故事写进去。

最要命的是，她在为别的来访者咨询的时候，恍恍惚惚地开小差，心想大芳的病情怎样了？

她还会再一次自杀吗？

自己的心理援助到底是帮了他们还是毁了他们？

如果说大芳所言都是假的，她就可能是自莎士比亚和曹雪芹之后最可叹服的平民作家了。

她能把一件子虚乌有的事情勾勒得金戈铁马滴水不漏，她能创造出诸多可以乱真的情节和细节，她能把手事情的起承转合结构得水到渠成，令人叹为观止。

这可能吗？

这不可能！

如果真是这样，贺顿就是天下最傻的心理师，或者说，贺顿根本就不能算是一个合格的心理师。

她彻头彻尾地被骗了还懵懂不知。

贺顿啊贺顿，你还打算拯救别人呢，先来拯救你泥沙俱下狼藉一片的大脑吧！

也许，谁都没有病，有病的是贺顿自己。

她太想救他人出苦海了，结果先把自己淹得两眼翻白肚胀如鼓……还有那煞有介事的同侪督导，贺顿就是忠诚地遵循同侪们的精神进行了以后的治疗，可怎么就落下了个离婚和自杀？

无论谁是谁非，巨大的家庭变故已经发生，一个生命已在悬崖边行走……唯有这一点，千真万确！

贺顿陷入深深的恐惧和迷惘之中。

心理医生如果不能救人就是害人，甚至连中间灰色区域都没有，要么是黑，要么是白。

因为你给出的意见和观念，都可能对当事人产生不可估量的后果。

一只啄木鸟的长嘴，敲入了树干。

要么捉出虫子，要么损毁树干。

怎么办？

走投无路。

她变得十分沮丧，心不在焉。

大芳和老松的故事像噩梦一样缠绕着她，夜不能寐寝食无安。

她觉得自己好像燃尽了的香灰，直直地竖立在那里，靠的只是惯性了。

没有热度，没有能量，也没有香气，只有干燥的灰烬，不定哪一阵轻风掠过，就会轰然倒塌烟消云散。

。

工作效率急剧下降。

当然了，别人是看不大出来，只有婆婆说：“我看你这些日子不怎么吃饭，是不是害喜了？”

”贺顿淡淡说：“不是喜，是病。”

”“什么病啊？”

赶紧瞧瞧去，别把小病拖成了癌症。

”婆婆担心。

柏万福说：“癌症不是拖出来的。

要是，一开始就是了。

”话虽这样说，剩两个人在饭桌上的时候，柏万福说：“我看你不对劲。”

”贺顿懒洋洋地说：“我也知道不对劲。”

”柏万福说：“是不是抑郁症啊？”

”贺顿说：“要真是抑郁症倒好了，马上到神经内科抓药去。

但是，我不是。

”柏万福说：“那是什么呢？”

”贺顿说：“这个案例闹得我焦头烂额，我想是职业枯竭吧。”

<<女心理师（上）>>

” 柏万福说：“如何是好？”

” 贺顿说：“没关系。

我会自我调理，也许过一段就好了。

” 时间一段段过去了，但贺顿的萎靡状态并不见减轻。

她的内心深处滋生出一种恐惧，对自己的整个人生和事业都开始了怀疑。

这种精神上的艾滋病疯狂地蔓延着，好似妖雾，你既不知道它是从哪里生成的，也不知它会向哪里飘荡。

这一天，贺顿收拾停当，对柏万福说：“下午没有候诊的来访者，我出去了。

有事打我手机。

” 柏万福对贺顿的行踪一般不过问，但这一段贺顿情绪不佳，特地关心一下：“到哪里去啊？”

” “看病。

” 贺顿说完，出了房门，丢下一句话：“晚饭不回来吃了。

” 贺顿去找钱开逸。

钱开逸正好休息，看到贺顿说：“没想到你能来。

” 贺顿说：“这叫什么话？”

难道我不是常常来吗？

” 钱开逸说：“因为你已经把我的钱还完了。

所以，我想，你可以不来了。

” 贺顿说：“倘若真是这样，不知道是你卑鄙还是我卑鄙。

钱没还的时候，我就来。

钱还完了，我就不来。

如果真是那样，我应该不还钱。

” 钱开逸说：“如果真是那样，我就不会借给你钱了。

” 贺顿说：“咱们彼此有金钱关系的时候，都不说钱，现在好不容易没有钱的关系了，为什么还要说钱？”

” 说完，沮丧地把自己像个棉花玩偶一样，软绵绵地丢到了钱开逸宽大的床上。

钱开逸说：“你今天能在我这里待多久？”

” 贺顿说：“怎么我刚来就打听我离去的时间，是不是还有什么女朋友要到你这里来啊？”

” 钱开逸说：“你自己抛弃了我，成家立业去了，对我的事干吗斤斤计较？”

” 贺顿说：“这是对你的尊重也是对我自己的尊重。

” 钱开逸说：“没有什么人来，我只是很希望你能在我这里多待上一些时候。

” 贺顿说：“你放心，今天我想呆多久就能呆多久。

” 钱开逸说：“你们诊所门可罗雀了吧？”

” 贺顿说：“此话怎讲？”

” 钱开逸说：“如果不是门可罗雀，你这个心理师怎么会大天白日地到我家来做客啊？”

” 贺顿说：“钱主播见多识广，但这一次不但是乌鸦嘴，而且大错特错。

我们那里日渐兴隆，人们对心理诊所的要求越来越迫切，过一阵子，只怕还要开分店呢！”

” 钱开逸说：“好消息啊，那你为什么愁眉不展？”

” 贺顿说：“我正是为了这个来找你。

你能否帮我解开心结？”

” 钱开逸连连摆手说：“折煞我也！”

你是正牌的心理师，我不过一杂家，你的心结我哪里有本事解开？”

” 贺顿苦恼地说：“我在诊所遇到了大问题，怎么办呢？”

”  
.....



## <<女心理师（上）>>

### 媒体关注与评论

毕淑敏做了小说，也没有忘记医生治病救人的宗旨，普度众生的宏愿，苦口婆心的耐性，有条不紊的规章和清澈如水的医心。

她有一种把对人的关怀、热情和悲悯化为冷静出发的集道德、文学、科学于一体的思维方式、写作方式与行为方式。

——著名作家 王蒙 心理是灵魂的通道，灵魂出了问题需要心理师的疗救。

但我们往往只注意生理上的疾病而无视心理上的，于是我们的灵魂越来越蒙受伤害。

毕淑敏与其说是一位作家不如说是一位心理学家，她的每一部作品都是针对心理疾患而开的心灵处方。

这缘于她的善良和对人的心理隐秘的洞悉。

《女心理师》充分发挥了毕淑敏在这方面的特长，更重要的是，她在剖析别人的心理世界的同时也在剖析自我，因此呈现给我们的是一个不仅善良而且透明的灵魂。

——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常务理事副秘书长 贺绍俊

<<女心理师（上）>>

编辑推荐

毕淑敏蛰伏四年铸就国内首部心理励志小说《女心理师》？

《女心理师》平装版累计销售突破100万册，精装版隆重上市 一剂洞悉芸芸众生心理隐秘的心灵处方 一个衣冠楚楚的匿名男士，“您到底跟我爱人说了什么，她回去就自杀了？

” 一个骨瘦如柴的男人伸出手，“我是个艾滋病人，肯跟我握手吗？

” 一个貌似天真可爱的男孩，“我天天给爸爸的秘书下毒，我要让她死！

” 一个不久人世的老革命，“我有一百零一个洋娃娃，我要同她们一起活化。

” ..... 女心理师贺顿每天都会听到一些真实的故事，遇见形形色色的案主。

无数案主的精神疾患，加之自己面临的情感危机，使贺顿接近心理崩溃的边缘，她说她已经三千岁了。

在恋人的帮助下，贺顿找到心理权威进行“督导”。

在诸种方法屡试屡败后，权威用非法的残忍手段，帮助贺顿解开了她半身一直冰冷的症结，唤起了深藏已久的秘密往事。

贺顿关闭了心理诊所，重新开始心理学更深层面的学习。

她在课堂上遇到了昔日的权威，对他说：你的疗法是完全错误的，我要控告你..... 《女心理师》是一部以女心理师贺顿的成长经历为主线，并在她和丈夫、情人与心理权威之间错综复杂的情感关系中，穿插了若干来访者的精彩故事的长篇小说，深入探索了当代人的心理困惑及救赎突围之路。

<<女心理师（上）>>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